

掃塵緣

全冊

風塵文庫  
文庫 19  
F399  
93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5

10

15

20

25



丙寅年重刊

補仁

掃塵緣

板存德州城東王官莊



掃塵緣序

掃塵緣一書乃清太祖順治修道之日所著之原本也目  
序生平前因後果以至臨御功成永退之情由一一悉載  
又將拜師得道而與聖經賢傳真情之隱義歷歷指陳書  
成之後隱而未顯予幼朝南海憩於金山偶於方丈中獲  
見是篇詢之長老曰此書相傳爲清太祖手著有人從石  
室中得之存之已久未曾行世予循讀再三讚嘆不已而  
言詞雖涉鼓兒精義直透九霄真不啻班馬之筆韓蘇之  
文講者義正詞嚴直如孔孟垂訓宣者句工韻穩宛似李



掃塵緣

卷序

杜賦詩不惟能詰誠下士更可以啟迪高明矣予憐而愛之祈假於長老幸而不吝以應其請遂携而歸藏諸笥中已數十年於茲矣因思時逢普度善與人同欲付棗梨公諸天下而工程雖然不廣奈予囊橐太空未能如願幸有諸君子且憫且憐不忍廢棄樂出資財共成盛舉不惟揭揚著書者之苦衷而且更贊襄於普度矣使予感佩無窮願彼蒼大加福壽也哉以誌巔末聊爲序云

時在

民國癸丑榴月既望東野靜緣子序於江南古彭雲龍書

院南牖之下

掃塵緣頂批序

嗟夫性命不修漂泊難逃夢幻死生無定輪迴怎見真常夫人秉陰陽之氣鍾天地之靈以成形質若不求扭轉天地搏弄陰陽則何以致無上之妙道豈不空負賢才者哉予幼讀詩書丹桂早折本欲致君澤民以全忠義奈遭劫運之興滄桑之變黃鍾盡棄於斯世青眼難加於今時故挂印歸田苟延歲月因思孟子存心養性之篇大化謂神之句則可以事天可以完人然而雖欲窮本恨無得其源



耳諺云人有是志天有是從後遇東野靜緣子者以悟真  
參同諸道書授之予莊誦之下忽而恍然方知存養神聖  
之說盡明於此矣文雖儒異道與儒同由是推之不惟能  
修身齊家以平天下而更可以入聖超凡耳遂虛心求教  
幸蒙不棄得炙門牆又以斯書相授令其批評予思書之  
由來雖自金山所獲其間奧旨微辭盡被先生手澤是正  
無由一辭相加而既受其囑何敢相違故而塗抹忝作頂  
批云爾語雖草率義實親切倘遇達人見而豁然默悟了  
此妙道何異如予之所得也苟有識見卑污根器涼薄素  
溺於名相者妄意謗為岐途小術是所謂孔子不得不嘆  
麟下和不得不哭王矣嗚呼惟賢明鑒之後學無名氏序



掃塵緣

天開地闢以後陰陽五行判分乾坤毓秀鍾靈根釀成  
九六真人因將三才配合奉命齊下東林酒色財氣四  
字網羅不得脫身故開黃道訓諄諄打救原人返本  
夫道者乃生物之理立極之端也故天地人無道不生無  
道不立天有道四時入節不失其常而能常清地有道五  
嶽四瀆各安其位而能咸寧人有道三綱五常不亂其序  
而能入聖故道德經云天地之間惟道最尊道在唐虞君  
明臣良道在成周父作子述道在春秋師聖弟賢溯厥由



來莫不心心相傳口口相授自孟子沒真傳失人慾肆而天理滅矣迨至達摩度世單傳已興釋門六傳至宋周程張朱應運迭生道又歸儒世遠年湮人往風微大道鮮有不墮者矣爾時西域蓮花國掌邦大教主慧眼遙觀見斯世人民不明性命不修道德十惡不善造下延康大劫十死八九慈心不忍遂邀集諸天眾聖洞府羣真登入寶之台陞九蓮之座諸佛菩薩朝禮三匝各入班就位尊者言曰時值明末蟠桃不久將熟人心如此不變真靈漸消乾坤否塞若不令人補救何以慶賀蟠桃汨沒靈根陷溺勝會究之總由真道失傳之故爾等靜坐聽咱把無極之真先天之理演說一番

拈金花登寶蓮雍容滿面 諸聖真眾仙佛靜聽的端  
自無極混沌陰陽未判 無天地無日月無有支干  
陰之極陽便生毫光以閃 毫光氣體清輕上浮爲天  
又待至子之半五千四滿 重濁氣下凝結地始位焉  
有天地無人民三才缺欠 無生母育五行化生先天  
以天地爲爐鼎陰陽煅煉 陽生一陰生二共濟成三  
將水火木金土時行運轉 煉一粒黍米珠號曰金丹



金丹內別清濁各得其半 清輕者升太虛濁降塵凡  
向我等氣質清未受濁染 纔能得與天地造化同參  
不生滅常安樂苦惱盡免 觀自在無行識終日乾乾  
惟大地眾凡流深深可嘆 把先天真來厯置之不觀  
昧良知昧良能汚俗同染 縱心猿放意馬財色是貪  
氣秉拘人慾蔽天理乖舛 邪引誘物奪搖心性倒顛  
久久的把虛靈消耗耗始散 將一着先天性墮落深淵  
歸四生入六道輪迴周轉 失真常無歸期難以還原  
上天爺觀此情大發憐念 重重的開黃道拔濟良賢

至而今汚濁世惡貫盈滿 要使那遍地裡處處生靈  
不久間定然有敕旨傳選 定災劫救原來各有主權  
尊者正講的興濃之際忽見金光閃閃知是 天使來也  
抬頭遙觀遠見太白金星手捧 玉旨冉冉將至如來忙  
率羣真擺香案迎接金星開讀曰 玉帝旨下三佛如來  
聽旨近因運逢午會劫屆三期正天人合併之日善惡兩  
分之時天堂高設龍華迎迓修道之君子地府廣開諸獄  
收伏逆倫之細人權雖天主事必人爲勅爾文佛旁求俊  
彥若時登庸令伊應運而倒莊送渠借母以投生或爲忠



爲孝或作君作師繼前聖而大敷五教啟後人而廣助三期作當時之標榜爲後世之紀綱事在緩急惟佛是賴欽此 玉旨讀罷諸佛齊呼聖壽無疆遙天使回宮繳旨且說佛祖暗自沈思此逢龍華勝會正當天翻地覆之時非等閒可比若無經天緯地之人怎做出類拔萃之事何以能振起高明今有兩離宮赤鬚佛前因興宋滅周有失臣節又兼定鼎之後失恩功臣後患腰瘡被二世金針刺死至今未得復位現依本宮修養不若令彼當此責任以償夙願遂詔至大雄殿內情由示明赤佛聞言良久乃言曰我佛慈悲滅此一段因果恩同再造但恨門下婆棄凡庸性情愚昧倘再失足奈何奈何佛曰尊者不要躊躇今非昔比如怕墮落待其功成咱卽差人指引早得皈依善爲修養一則完全自己功果二則作爲他人榜樣夙孽已消大功又立豈不美哉赤佛聞得這番言語頗展愁容請問誕生何處系出何族佛曰察有塞北番王 愛新覺羅氏修德九世雖開疆展土盡以德化並無勢取況今明紀將終正值番王臨御之日也後入中原位正九五代天立極興民興利皆在君一人而已赤鬚曰旣蒙荐拔敢不如命



再乞明諭以開愚蒙佛如其所言而卽語曰

欽金容啟玉齒滿面含春 赤鬚尊細聽咱說段來因  
凡吾党因得受佛心相印 纔能得脫苦惱位證金門  
卽證果務必必要守元抱本 代天地贊化育補綴乾坤  
只因你紅羊劫誕生應運 事後周官檢點扶佐嗣君  
爲臣子當該盡臣子之分 是爲何生逆謀欺幼存心  
在陳橋遭兵變臣節失盡 惟帶酒任侍從黃袍加身  
將綱常與倫理置之不論 欺孤兒凌寡婦大傷天心  
臨御後受說人浸潤之譖 以杯酒釋兵權以怨報恩

又更兼伏蠻夷殘刻頗甚 故所以遭慘報迴害歸神  
形體虧神氣喪位難返本 只落的受悽慘零落於今  
今幸遇否泰交皇圖應運 眾星宿齊到莊建立功勳  
更蒙得上皇命大施惻隱 又命你投塞北再降凡塵  
此一番下凡塵必當謹慎 抱道德行仁義正心修身  
時正值延康初劫運凶狠 魔王起遍九州盜寇如林  
眾黎民在水火無處投迤 全賴你展洪籌扭轉乾坤  
率群雄入中原妖氛掃盡 據幽燕掌山河天下君臨  
除殘暴安善良天應人順 解創懸拯水火人歸神欽



以此功抵前愆夙孽消盡 到那時當回首退步藏身  
欲皈一必須要清靜爲本 切莫要被風光味却前因  
求高賢寄重托謝却大任 棄富貴捨恩愛隱身山林  
自然的遇明師傳受心印 勤裡修苦裡煉煅煉丹金  
功行滿脫凡體瑤池宮進 攜九玄並七祖朝拜娘親  
受天爵享天祿無窮無盡 稱大忠稱大孝流芳萬春  
如來把前因後果一一剖明使彼心地豁然卽命送生菩薩  
送往滿州投生且說番王始於吉林之東長白山山下  
有池名曰溫泉傳有神女佛古倫者浴其中適神鵲脚來

菓置女衣女取而吞之遂有孕尋生一男生而能言體貌  
奇異及長母告之以故命愛新覺羅爲姓布庫哩爲名後  
遊蒙古地界值三酋構兵布庫哩以大義說之三酋遂息  
爭戰奉爲貝勒妻之以女此乃大清開基之始也後九傳  
至帝適逢明綱不振闖賊猖獗受明臣吳三桂之請遂入  
中原擊走闖賊以臨天下此是後事且說番妃搭喇氏因  
感陰陽遂備六甲妃性賢淑端一莊誠及其受娠目不視  
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比誕之前其母見有紅光  
繞身侍女驚以爲火近救不見如是者屢及誕之先夕夢



神人抱子授之曰此統一天下之主也授置膝上其人不見次日誕生之時紅光照耀異香彌漫生而神靈志量非常稍長聰明英智六歲便嗜書史及先君升遐眾文武奉爲嗣君王雖冲齡內仰睿親王多爾袞攝政外恃鄭親王濟爾哈備邊其餘諸王貝勒戮力同心和衷共濟後清平四海天下混一可謂太妃爲能胎教矣再說明主崇禎登基以來連年荒旱盜賊蜂起雖然政治嚴明怎奈先君寵幸中貴竊柄弄權綱紀板蕩根本搖動縱使高宗光武復生也難挽回于是闖賊犯關致有三月十九日之禍有大將軍吳三桂住劄山海關哀表求救北國君臣感其忠義允其所請大誓六師連軍入援再表 佛祖駕坐大雄寶殿一陣心血來潮疑神沈思便會其意前命赤鬚降生塞北使其戡亂拯民以償夙債今被吳三桂之請大興人馬而下中原不日大功成就切恐殺戒大開冤緣重結正位之後難以性復其初空勞一番神思不若令達摩中途點化指破來因使彼閻裡取靜事上存心以備後來之結果卽將達摩召至說明其事尊者謹領法旨以遼東土而來達摩祖來東土高駕祥雲 舉慧眼觀遍了大地乾坤



普天下四部州一字包盡 一字中生出來萬教千門  
惟酒色與財氣凶惡得很 人若是親近他必墮沈淪  
酒性甘能亂性失節喪品 色性溫善誘人敗國亡身  
財性寬最招禍家傾命殞 氣性剛惹是非顛子連親  
是何人設下者四大迷陣 陷害了塵世上多少愚人  
上天爺見此情慈心不忍 纔命我下東土打救靈根  
嘆世人被紅塵迷昧得緊 竟忘了先天事本來原因  
生逆謀行逆徑以逆爲順 貪假名圖假利用假作真  
見酒色與財氣相親相近 聞道德與仁義生怒生嗔

全不思蒙天地覆載之本 也不講報父母劬勞洪恩  
將靈光只磨的時虧時損 把識神反弄的自染日薰  
先天理本來面漸漸喪盡 有外妖與內魔時時爭吞  
把一粒無價寶消耗殆盡 雖然是人形在何異獸禽  
金烏趕王兔催連聲陣陣 不覺的鬚髮脫精竭神昏  
大限到閻羅王從不失信 差無常執簽票找上家門  
有妻妾合兒女誰能替問 只落的悽慘慘一靈孤魂  
隨鬼使入幽冥閻君拷問 依功過定賞罰苦樂攸分  
善者賞惡者罰絲毫不紊 鐵面情不論你王侯公孫



卽富貴造惡孽身轉禽獸

縱貧賤修善果位證佛尊

下超上上墮下是何定論

總而言皆由於天理良心

勸世人早回頭切莫迷混

休等到太限至求救無門

盡孝弟守忠信培植根本

抱道德行仁義增福有神

訪明師求一貫指點玄牝

用君臣三昧火煅煉金身

三千功入百果丹書接引

歸極樂不生滅永遠長春

尊者行說行嘆早離行營不遠按落雲頭化一貧僧來至

營門求把門軍官往裡相傳就說貧僧有急秘事相見軍

人素知主上尊禮僧道又爲急秘而來不敢延遲往裡速

稟王素性恬淡雖然身臨大任樂與僧道接談一聞傳報

便問行止軍人回稟遊僧一人並無攜帶王曰旣無攜帶

又係僧人諒無不測略備侍衛便相傳見俄見那僧慈眉

慧眼佛面法身身穿百納衣足登紫荊履懷抱鐵如意端

然而來感動胡主肅然起敬乃曰不知聖僧駕臨敝壘未

曾遣使迎接失敬失敬卽命看坐獻茶僧稽首曰鄙俗野

僧不諳禮儀冒瀆洪威罪犯唐突幸蒙大王不卽見責實

屬萬幸何敢再當賓位王曰天下好事盡出佛口聞者俱

得超升豈有立而論道之理僧方告坐王又曰居何名山



在那洞府不以養性修真爲何法駕辱臨必有見教僧答  
曰只因良辰將近蟠桃堪熟上奉 玉帝勅旨又領佛祖  
牒文命咱邀集三界十方諸聖群真共赴蟠桃盛會天緣  
預定偶爾經此察知大王抱道負仁恭行天罰真應天順  
人之主故不避唐突特來相邀耳王見那僧形容古老言  
語顛狂雖不樂于順從亦不忍于遽絕遂應口曰旣承聖  
意本當相從怎奈妖氛正熾生民塗炭即使身登天堂筵  
赴蟠桃于心難安待其掃盡群凶肅清疆宇那時方能從  
命僧曰大王旣懷遠圖貧僧不敢相強旣逢奇遇豈可空  
來携有片紙半幅暫且奉上聊作紀念說罷從袖中取出  
放於案上轉身告退王欲挽留杳然不見知是神人指點  
謹將遺文焚香開讀

上寫着西湖僧提筆拜上 多拜上興國君濟世賢王  
只因爲世運衰干戈擾攘 上皇俞勅令君治國安邦  
你因此奉差遣西別東往 辭靈山投塞北應運倒莊  
生胡野長遐荒地近魍魎 水土硬人性剛以剛爲強  
輕禮樂重殺戮惟勇是尙 少講究不理會聖賢規章  
幸賴君尙文明德修學講 道以德齊以禮化暴爲良



貴國中只化的文質相當 家雍穆國和順世道平康  
惟至聖五德具周遍濶廣 自華夏及蠻貊聲名溢洋  
近只爲惡風作生波起浪 南國中只鬧的國破君亡  
仰大德臨滅國惟輔惟相 故所以千里來搬請賢王  
此一去願明王慈悲爲上 省刑罰釋重誅招叛納降  
體天地好生心德行寬廣 法堯舜勤政治救世心腸  
皇天爺無親疏惟德是相 自然的默佑君到處吉祥  
人施德天垂蔭天人合相 治化的四海清萬民安康  
定四方臨九五正大光明 救世功不亞於周武商湯

到那時功成就正好修養 莫貪戀富貴美風景風光  
如不然試觀那今來古往 富貴中有幾個有好下場  
見多少身榮耀王侯宰相 到臨危俱都是空白悲傷  
總不如訪明師法求無上 移造化扭乾坤顛倒陰陽  
五行山玩日月神情浩蕩 入寶爐駕烈火煅煉金剛  
煉一顆紫金丹徐徐溫養 待其熟吞入腹卽步天堂  
君莫笑這篇言文義不廣 這就是回生術起死妙方  
且說王將書看完暗自沈思這篇言語的是確論爲王當  
潛心理會正沈思間忽有大學士范文成進帳獻策曰此



去燕京千里迢迢問有重關之阻流寇之擾若以兵力攻  
取豈不遷延歲月不若遣使佈告各州府縣示以此行特  
期于滅賊以安天下不屠人民不掠財物有開門歸降者  
官則加陞民則復業錄其賢能恤其無辜若抗拒不服城  
下之日官民悉誅如是燕京以北則傳檄可定也王嘉其  
言而行之因此兵不血刃直抵京師且說闖賊攻陷帝都  
帝后煤山縊死賊僭號稱尊大索宮闈拷掠官吏不過以  
財色是欲豈有遠圖之志一聞大軍將至便燒焚宮殿罄  
盡府庫捲旗而奔及王入京賊竄已遠只得告誡部屬出

榜安撫百姓

上寫着奉天命受承皇運  
下佈着除殘暴安撫良民  
皆只爲李闖賊猖獗大甚  
逞凶惡犯帝闕害爾邦君  
偏死了帝與后拔去國本  
重拷掠官合吏又起狠心  
街市上遍擄取縱火燒焚  
僻巷內苦搜求擾害黎民  
縱暴兵入城市絕不戒禁  
肆強橫淫婦女惱怒天心  
與爾等結下了通天仇恨  
似海深冤與仇無處去伸  
眾百姓在水火性命殆盡  
幸而有山海關吳大將軍  
書血表求救援言詞哀懇  
因忠義纔感動我國君臣



故不辭千里遠而來創恨 最可惜李闖賊望風遠奔  
曉諭恁眾黎民各安本分 爲王的自然有好報佳音  
知爾等這些年受盡苦困 又敗家又蕩產又或亡身  
編保甲聯名姓准其上本 接人丁各發給十兩紋銀  
賦稅欸三年裡不教納進 闕蠲例盡豁免一概更新  
君后崩無所歸當於我殯 先朝裡舊典禮依然敬遵  
倘若存皇後裔切莫隱遁 贈爵祿奉祭祀拜爲虞賓  
再勅命有司官跡訪察問 細察訪忠貞的元老舊臣  
若情願事寡人拜還原任 如不然贈旌表光武閭門

與國人上下交言而有信 決不敢食其言欺於下民  
此榜一出士庶人等無不悅服俱焚香歡呼塞滿街市王  
卽命攝政王又撫諭一番遂將所出的條欸飭部卽行是  
此一舉把個弔民伐罪的賢名朝野稱揚遂感動直隸山  
東江河等處齊來歸順後待其天下平定始正大統建極  
改元大赦天下光陰荏苒冬去春來不覺一十八載時逢  
清明佳節連年豐登萬民樂業帝乃預先傳旨曉諭滿漢  
文武屆期隨駕祭掃共相遊玩聖旨一下誰敢消停竟于  
是日黎明之時齊集東華門候駕少頃帝后齊出后坐龍



鳳輦帝乘逍遙駒排佈鸞駕環列侍從前呼後擁君倡臣  
隨又兼百姓焚香慶祝歡呼夾道帝絕不禁忌與民同樂  
真乃重見太平之世復觀堯舜之天自漢唐以下未有如  
此之盛者駕方出都帝又傳旨令人馬不要緊急緩珮安  
行帝坐於逍遙駒上舉目遙觀但見山明水秀氣朗天清  
回憶自塞外起兵而下中原掃盡群凶肅清疆宇貴爲天  
子富有四海真人生之勝事也

順治爺在馬上微開笑口眾愛卿聽寡人訴說從頭  
想昔年朕冲齡大位未就有南朝與北國兩不相投

只因爲李闖賊大逞凶吼攻京師陷帝闕戰敗諸侯  
煤山上偏死了帝與皇后登大寶僭稱尊身坐龍樓  
吳三桂上北國哀表求救見爲王悲切切血淚交流  
有寡人感忠義允其所奏擇吉日誓六師大動貔貅  
李闖賊聞風聲卽早遁走偕君臣因此纔據守幽州  
日月轉星斗移光陰疾驟不覺的忽已經一十八秋  
今正逢清明節招魂插柳士女們來踏青野外閒遊  
觀群木齊爭榮盡皆吐秀見泉水任回環逍遙長流  
羨萬物欣欣然各得時候最可嘆我今生形神已休



觀到這裡不覺的嘖呀一聲俗語樂極生悲話真不假帝  
只因四海寧靖又逢佳節故而大擺筵駕統帶文武雖然  
祭掃亦作遊玩故與羣臣歡敘樂談言行之際便觸起急  
流勇退的情懷遂改了念頭又想起初下中原路見那僧  
的時候來了

回想起那聖僧曾授靈文 至而今未嘗忘謹記於心  
真乃是金玉言嘉美之論 教爲王早回頭早修善因  
那時我功未成心意不肯 空負了數十年良辰光陰  
此時節功業就天應人順 心願足正當該退步藏身

祭掃罷回京師速謝大任 掃塵緣歛形跡隱身山林  
把心猿與意馬牢牢拴穩 再不肯空優柔效法愚人  
且說天子見景生情遂把心腸改變主意已決並不與他  
人言講及至皇陵無心流覽卽命長隨陳設上祭令眾文  
武隨班行禮祭罷傳旨回京一路不表待聖駕入朝文武  
各散惟大學士馮銓鄭親王濟爾哈爾相謂曰近察上意  
這番出京雖以祭掃爲宗兼有遊玩之舉駕初載道龍顏  
溫和談笑自若沿途以上非觀山水卽論古今將及中途  
何反如也頸項煩垂終日默默笙簧不樂於耳甘旨不悅



於口臨祭草草歸心似箭未審何故今日時已至暮暫且  
回府各修洗塵的本章以接風爲名乘間探訪端的話猶  
未了只見常隨太監頂旨而出一見二人不勝歡喜乃曰  
咱奉聖旨正爲傳請老王爺老相國而來何其巧也二人  
便問今上駕在何處曰現在養心殿候見二人隨旨來至  
殿前伏俯金闕三呼萬歲各道風塵帝曰二卿平身風塵  
彼此命太監設坐二人謝坐復奏曰主公連日碌碌駕方  
回宮未及休息便傳臣等進見未知何事請頒聖諭帝曰  
二卿且坐聽寡人道來

二愛卿來王前且自坐下聽爲王把情由細說根芽  
前出京眾文武陪伴王駕那一晚在中途行宮駐劄  
有庖人進晚膳王將用罷只覺着二目流身體困乏  
命常隨展行榻連衣卧下方合眼得一夢把朕嚇殺  
二人齊問所夢者何事這樣的凶惡呢

我夢見二凶神從天降下執寶杵猊獅身披金甲  
見了主公說的是甚麼

說爲王祿位終該當乘化在靈霄奉勅命來把朕拿  
此是夢幻何必深信呢



人怕死物貪生這話不假 有為王許賄賂哀懇救搭

他一見這光景卽刻變卦 說停限還指點長生妙法

又問指何妙法對爲臣講來

欲長生須放生莫惜重價 還必得入禪林身披袈裟

夢醒來只嚇得心驚胆怕 無奈何焚信香哀告菩薩

在中途心如焚未敢歇馬 方入宮故所以卽把旨發

知卿等俱可以託孤寄寡 把太子交與恁王要出家

說罷卽傳國母太子上殿母子二人來至殿上參見以畢

便問傳宣之意帝將適纔之言又述一遍說罷就要脫袍

讓位國母一聞此言只嚇的心胆俱裂手拉太子跪伏金

殿哀哀而奏曰

國母殿前來奏本 未曾開言淚先淋 萬歲連聲稱不

細聽小妃奏來因 昔年初把中原進 遍地干戈亂紛紛

地瘠年荒多苦困 水浸火焚更艱辛 君衣戎衣手刃持

率領文武眾羣臣 先據燕京爲根本 後靖大難定坤乾

人心感戴天心順 四夷拱服推爲君 天下初定未穩安

正當垂教化黎民 而且太子欠教訓 爲何生起這心樣

萬望我主施惻隱 憐念小妃母子們 待其太子年英俊



那時去留任於君

國母奏罷天子微微冷笑說御妻之言差矣你教人憐恁  
母子尚幼待其太子成立再去未遲我且問你倘若大限  
當前是何人憐念寡人呢

皇爺開口把話呼

御妻說話太糊塗

雖掌皇宮爲

助

胸中居然少洪模

教朕少留且停步

憐恁母子形

孤影

欲念恩愛流連汝

大限若到竟何如

試觀朝夕走

兔鳥

往來催人甚是速

正在青春形如虎

轉眼憔悴骨

枯已

年年添多新墳墓

難道老天獨厚吾

與其限滿無

步退

不若預防早張鋪

訪尋明人指覺路

高舉慧劍破

迷途

有緣若得入門戶

還我本來真面目

無挂無礙無

阻隔

無得無失無榮辱

再得明師求調護

點破虛幻返

真吾

莫言神仙人難做

形神俱全便是佛

非是爲王入

歧路

前代名人已圖謀

張良因此辭漢主

范蠡因此歸

五湖

此事卿等若羨慕

一同偕往竟何如

勝是待漏寒

鼓五

羽化登仙謁帝都

朕意已決勿再阻

莫費神思枉

碌勞

說罷不待二人開口卽命太監捲簾退殿竟入後宮弄的

二人滿腹言語出口不得只落的面面相觀而已國母曰



主上意正濃盛不容諫阻煩二卿待明日邀集合朝文武交章苦諫再看聖意若何上既入宮本后不得久待二卿暫且請便二人唯唯而退再說天子進的宮來心中自思如此行動明日眾文武必來苦諫更有國母纏繞事終不便不若待后來時用好言相哄使其心無疑猜那時爲王自有道理話猶未了母子已至帝卽命常隨穩坐后與太子謝坐坐下帝曰朕於路上多不隨心因生煩惱進的宮來故有適纔之論不惟使御妻耽憂而且貽笑於卿相此時心回意轉悔無及矣俗語最好籠絡者婦女也國母正

在憂慮之際一聞此言好不歡喜忙跪于王前奏曰但得主上回心妾願足矣適纔之言幾乎把小妃嚇殺帝親自扶起又以笑言相慰少頃庖人進膳帝命君臣父子夫婦同棹共飲者纔是最難防者是暗箭有心算計無心人他君臣共對宮燈同舉觴順治爺假作殷勤笑臉揚望國母展放襟懷莫惆悵還要你格外海涵恕爲王都只爲時逢佳節把墳上一路上事不隨心回朝堂也是我規模褊淺無度量進朝來立宣大臣與親王養心殿不論好歹往外講鬧的恁内外加憂不安康



爲王的回到宮中細思想 只覺着大失言語好無光  
望梓桐永念舊好多原諒 念其偕自幼結髮情義長  
朕素知國母飲酒有海量 卽分咐常隨小官換巨觴  
順治爺滿酌三杯親奉上 三杯酒聊作賠情敬皇娘  
國母酒量本來不佳而且又飲多時欲待應命恐其過量  
再說不從又怕違旨正自遲疑帝又說道國母緣何不飲  
莫非還怪爲王的麼待爲王親自把盞謝罪說着將酒捧  
至面前國母一見那取消停說小妃罪該萬死敢勞皇爺  
的聖駕忙接過連盡三杯俄頃只覺着頭暈目眩坐立不  
定帝曰一路辛苦想是因乏卽命侍寢太監與太子挾扶  
安歇去罷復又屏退侍從聽了聽已盡三鼓遂展箋揮毫  
寫嘆世詞一篇

上寫着兔走烏飛東復西 勸世人切莫枉自用心機  
細思想百年世事三更夢 再看那萬里江山一局棋  
時正值禹疏九河湯放桀 一轉眼秦吞六國漢登基  
從古來勝出多少英雄輩 俱都是南北山頭卧土泥  
朕因此看破往來循環理 故所以謝却塵緣去皈依  
眾文武若竭忠貞體大義 恁大家輔佐太子定邦基



如不然朕不强求隨爾志 從今後那管參差不參差  
又賦惺心詩三首押放案頭詩曰

天下叢林飯似山鉢盂到處任君餐黃金白玉非爲貴  
惟有袈裟披更難朕爲大地山河主憂國憂民事最煩  
百年三萬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間

來時糊塗去時迷空在人間走一回父母未生誰是我  
生我之時我是誰長大成人方是我合眼矇矓又是誰  
不勝不來亦不去大雄寶殿常相依

龍袍脫換舊袈裟只爲當初一念差朕本西方一兩子

爲何落在帝王家十八年來不自在南征北勦幾時暇  
吾今撒手歸西去那管千差與萬差

遂脫下龍衣改換行裝帶些細軟及明混出宮門來至街  
前買兩件庶民服色到在僻靜之處扮作相士急急而往  
及至宮中知覺召諸大臣酌議訪查不必細言單表天子  
出的京來心中自思天下地面雖廣最勝者惟有蘇杭此  
地有崇山峻嶺方丈禪林廣生俊秀多出隱逸到在那裡  
是好區處主意一決以遼東南走下來了

離京都遼陽關身登古徑 急忙忙好以似俊鳥出籠



畏生死怕無常顧惜性命 因此事黑夜間逃出皇宮  
把富貴與榮華一旦拋淨 有嬪妃合兒女一眼看空  
再不戀普天下黎民百姓 再不戀合朝裡文武公卿  
花如錦溫如玉不樂與共 心如死意如灰廣求長生  
憶昔年受他人陰謀擺弄 悔不該入中原創立江紅  
起義師靖大難傷多性命 開一條冤孽路無限深坑  
從古來循環理絲毫皆應 怕的是冤報臨立見亡傾  
黃梁夢被晨鐘剛剛驚醒 把從前坎陷處欲待修平  
故所以斂形跡不爲世用 出塵寰入禪林訪拜高僧

求法力施懺悔金剛多誦 設齋醮做道場佛事廣興  
萬一的把上天惻隱感動 發慈悲宥罪過賞賜光榮  
他正然存意念精進猛勇 忽然間雲四起細雨濛濛  
起初時洒楊柳甘霖細弄 到後來搬天河直往下傾  
渾身衣都濕透遍體寒冷 兩隻腳盡打破雙足流紅  
只淋的心性亂迷了路徑 沒奈何彌陀佛高呼連聲  
上天爺若不施魔難考懲 冤孽賬性命債怎能消清  
話說天子只淋的心性迷亂不分東西暗自說道不受苦  
中苦怎得甜中甜朕自臨御以來性靈庖于厨刑罰出于



口所結所欠無有底止若不受些危難填補冤緣豈肯罷休此正是消孽了債之日也俗語聰明不過天子此之謂也不說天子甘受無怨早驚動太白金星說只從赤鬚臨凡今已四十餘載雖臨極樂之境却也未昧來因念其苦心一片使其災難早脫遂在前面化一廟宇等候且說王跋泥涉水苦往前途又加腹內飢餓天色又晚正在無聊之際忽見一廟甚是歡喜忙走進山門尙未落坐從裡面走出個小沙彌來說此處不是店房不住行人老客請出我好上門皇爺開言暗自說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汝要知朕是當今天子莫說催趕接迎惟恐不及哩罷了爲其修行聊且忍耐正自沈思忽聽裡面歌聲飛來歌曰

人生七十古來少日月偏人容易老正見春來百花放不覺冬至萬物掃酒色財氣四個字惹得愚人晝夜跑只知貪圖眼前歡不知死後怎麼了一日無常找上門不論富貴與大小登時帶到森羅殿問君善惡卽察考善者超升天堂去自在逍遙無煩惱惡人打入地獄中痛楚百般加掠拷地獄天堂路兩條光明幽暗任君找君子常言爲善樂小人偏說便宜好試觀兩條苦與樂



那是相應那是巧世人欲享天堂樂打破迷津煉三寶歌罷而問曰將門關好快來上晚課延遲則甚沙彌回說有人在此趕着不去應曰佛以慈悲爲主既然有人想是避雨投宿豈有催趕的道理領進來罷天子聽到這裡心中略安然些跟定沙彌來至大殿只見那僧破衲草履迎迓甚恭參神已畢各打稽首命沙彌看坐略問來由便奉齋飯王曰無故討擾於理有碍今日權且領命他日必當補報僧曰野寺荒庵供乏甘旨蔬食菜羹何堪言報王見那僧言語清雅舉止沈靜知是高僧待其食已乃求教曰

予觀禪師年尚松齡品格清秀接人以禮待人以德非野禪俗僧之比必然道高德厚見性明心若不棄凡庸願拜下風早晚以領教誨僧曰君言誤矣荆棘叢中豈有鳳凰棲止此處路衝人繁修人豈樂於此既承錯愛當爲指引有僧之同人現居杭州金山靈隱寺乃唐臣駱賓王也因討武則天事敗歸隱曾受真人傳授法能超生了死躲脫迴輪不然焉得壽享千載君如愛慕明日令小徒相送彼必收留說罷卽設床榻令其安寢王自有生以來何曾經過這樣的苦處身體實在困乏方一合眼便自矇矓者一



覺直睡到日上三竿方纔醒來睜眼一看身卧在山岩石上僧廟全無好不驚訝得狠呀

身坐石崖口內焦 反復尋思好蹊蹺 昨日冒雨陽

四望一空無處逃 晚來投宿在古廟 遇一僧人道

開口言語多玄妙 舉止動靜甚逍遙 天文人事無

古往今來盡函包 朕向坐前去問道 指我陽明路

金山靈隱寺長老 廣大法門委實高 胸藏日月長

前去拜訪莫辭勞 說罷床榻已設好 令我暫歇待

也是爲王乏極了 一覺日出三竿高 醒來不見僧

惟有山嶺甚岩巖 此是何故我不曉 去向誰人問

仔細沈思說是了 必是神人下天曹 暗施法力來

細想僧人那容貌 送我千里路迢迢 百叩連聲稱佛號

送我千里路迢迢 又見山花開放好 景色怡人樂

忽一轉眼 猿猴獻果捧仙桃 到處飛鳴靈

梅鹿啣花滿山跑 樵夫山上割山草 牧童牛背吹

許多跪食乳羊羔 山水迴環流滔滔 食觀愈愛愈

山石高接望杳杳 江湖佳景世罕少 勝是爲王坐

塵情了蕩萬緣拋 勝是爲王坐 朝



正然觀看無邊妙 來一童子歌聲高

話說天子正然觀看山景來一童子道服麻履頭挽雙髻  
手提花籃口唱道歌迎面而來歌曰

野外清風拂柳池中水面飄花借問安居何地白雲深  
處有家

待其歌罷王稽首而問曰借問仙童此山何名地係何處  
所韓童子答曰地屬杭州山是金山又問靈隱寺在此山  
否答曰正是又曰某初至此山徑不識敢勞仙童相送一  
程何如童子曰上奉師命有事在身不敢相從回首遙指

說翻過此嶺那邊頂高處便是寺院說罷佯僂而去帝只  
得攀藤扶葛分草移石崎嶇而行及至山頂但見層巒疊  
翠高插摩天瑤草琪花橫繞懸壁鹿猴分爭鸞鶴並舞陽  
春初回山色草色盡秀清風一過泉聲松聲相接真令人  
心胸泰然塵緣頓減回憶名利場中真有不堪言者雖貴  
爲天子何足道哉

順治帝來金山舉目抬頭 觀此景真令人塵緣頓收  
望上看千丈嶺高接牛斗 望下哨一溪水橫繞清流  
諸層巒霧隱隱白雲出岫 眾走獸跳躍躍金獅搖頭



靈芝草芳萋萋千年常秀 長春花魚豔豔四時不休  
五彩石光燦燦照徹宇宙 羣靈鳥聲喧喧鬧盡枝頭  
松柏樹茂森森盤根長就 前後殿高層層能人造修  
正大殿上安着吞脊穩獸 兩配房相襯着鳳閣龍樓  
大山門俱都用金釘錠口 石獅子盡全是鑿花當頭  
廟週圍栽几行香橘佛手 門左右伏几對麋鹿猿猴  
左青龍石白虎形勢相闔 前朱雀後玄武地脉通流  
真乃是活佛地世間罕有 恰賽過極樂國蓬萊瀛洲  
忽見個小沙彌高打稽手 走向前還一禮細問來由

話說皇爺正然觀看廟外景致忽見沙彌稽手而言曰請  
施主裡邊吃茶王卽還禮而問曰令師何人答曰普定禪  
師是也問歲月有几答曰朝代几更未曾記年說着來至  
客堂沙彌便請方丈相見各道寒暄位分賓主王偷眼打  
量見方丈松形鶴背氣宇軒昂暗自稱贊真道德之僧也  
禪師問曰而今天下寧靖四海晏安正當擁紅爐衣錦裳  
挽嬪妃設笙簧不安享昇平之福何其急流勇退甘於淡  
泊耳王被方丈這篇言語說的如痴如斡半晌方言曰予  
乃村天野人特領教誨禪師所言盡是佛偈法語旨意深



遠弟子愚昧難解望祈明言指教僧笑曰欲入斯門當以信實爲本何多詐也王曰盡是實情未嘗有詐僧曰不以皇帝自居反以村夫自任豈不詐之深乎王知其隱瞞不過乃問曰朕居北燕君隱西湖萍水未曾相逢何其識吾僧曰我本不識夜觀天星見紫微光射於此今見形容想必是也王遂把來意說明僧曰你不來我不怪今旣來當受戒佛門戒律許多恐君難遵王曰朕雖不敏頗曉詩書曾讀孟子有云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朕何敢把聖賢銘箴當作故語僧曰君旣如此聽我道來

普定僧坐客堂把話細表 尊萬歲容僧人細奏根苗  
僧雖然居方外禮義頗曉 普天下率土濱莫非臣僚  
論王章君臣分當正名號 君旣然入此門莫論低高  
凡有人來此地訪求大道 歷代祖早立下法律規條  
初入門學誦經稱贊佛號 每早晚焚信香懇祈天曹  
黎明起佛堂地誠心洒掃 卯酉時供茶水潔淨爲高  
放生命把歷劫冤債解了 刷善書代天化無量功勞  
三件事辦齊備拜佛呈表 地府裡抽了丁天榜名標  
懺罪後多立功准求大道 點至善指採取加火烹熬



煉一粒黍米珠無價至寶 脫凡體超七祖同登天曹  
永不受塵世間駁雜煩惱 住極樂常清淨任意逍遙  
這就是修行的一段玄妙 非大德嚆不敢妄傳亂交  
禪師言罷王遂執弟子禮而言曰天地之間惟道最尊寡  
人豈敢攜天子之貴而侮慢師長幸蒙收錄恩同再造遂  
獻所攜並祈收納僧見其意至誠亦不推辭安於淨室令  
其暫歇選擇吉日備辦供儀金爐焚香紫府呈奏 佛前  
立願指點玄關教以迴光返照制魄煉魂囑曰若得情慾  
消盡自然見性明心傳授以畢帝心中未能了徹乃求問

曰玄關一竅理甚幽遠弟子難以遽明求老師再相教誨  
僧曰汝既未識聽予再講

老禪師未開言笑容滿面 聽爲師把玄關細說一番  
提起來這一竅理最深遠 大藏經數千卷未曾說完  
總讓君再聰明慧心宏遠 若不遇明師指難識妙玄  
在上天爲斗柄星辰運轉 在下地爲崑崙生長山川  
惟有人這一竅隱而不顯 本來是在父母未生以前  
父之精母之血兩相變幻 由無極生太極而成玄關  
採日月精華氣兩儀光閃 收五星運五行五臟生焉



聚六合成六腑經絡貫串 運周天三百六骨節生全  
合星斗八萬四限數圓滿 生毛孔竅入萬四千  
在母腹隨呼吸一氣運轉 四門閉萬竅合惟通此關  
此一竅生三才萬物包遍 大無外小無內徹地通天  
若上天無斗柄星辰不轉 若下地無崑崙江海盡乾  
若人身無玄關生机立斷 天地人與萬物生於此關  
故所以修仙佛此關先點 知此竅會陰陽返本還原  
此一竅通萬竅百脉流轉 能生火能生藥能還大丹  
用離火燒坎水水火烹煉 取坎陽填離陰陰陽倒置

水火濟陰陽交本來面目 這就是由後天而返先天  
再待其大丹成功行圓滿 脫凡體證金身位列天仙  
住極樂享天福輪迴盡免 不生滅無寒暑壽同地天  
人若是昧此竅不明修煉 大限到無常來性入鬼關  
憑善惡定賞罰三曹對案 入輪迴轉六道苦惱百般  
這就是聖凡道理窮一貫 得者超昧者墮盡在此間  
且說太祖得受大道勤修苦煉日夜不怠不日三寶會合  
玄竅大開又得道于師師曰此道乃七返九還武煉文烹  
間有採取溫養之功脫胎出神之妙玄關一竅乃道之綱



領今玄關既開必當再擇吉日表奏天庭爾好一一領受

帝謹遵師命至期申表祝天神前盟誓禪師又講道

教弟子跪神前聽予細論 將金仙九節功對爾細云

先要你了意念萬緣掃盡 還須要飛四相收伏三心

定靜後請護法邪魔壓鎮 奪天地造化功萬脉歸根

乾坤定鼎爐立根基築穩 收祖炁運甘露時時飲吞

自然的鉛汞投離火下運 到那時必須知清濁怎分

葯苗生雖採取要識老嫩 得葯後三河車自轉法輪

抽坎陽填離陰乾坤返本 這就是金仙道不輕傳聞

雖然能證金仙生還應運 非天仙不能與天地同春

帝頂禮而問曰敢問何爲天仙之道祈老師明言教我師

曰爾莫心急欲速則不達待其時限已滿功程已熟那時

自然傳授後將及百日功成靈驗外丹已結諸事如前復

又傳講

你既然轉法輪三車逆上 再傳你用武火煅煉金剛

捉金烏擒玉兔評定斤兩 太極圖緊緊的懷中抱藏

煅煉到恍惚時急速溫養 還要你舉慧劍妖魔緊防

鉛若乾汞若盡神光散放 用清靜池法水沐浴兒郎



歸根竅灌滿了乾坤浩蕩 再加上面壁功跡滅形忘  
久久的煉成個純陽體象 還須要積外功感格上蒼  
三千功八百果絲毫不爽 自然有丹書詔得步天堂  
到那時九玄祖盡受褒獎 方不愧大丈夫出世一場  
傳授一畢太祖頂禮叩謝自此以後非是參禪打坐就是  
講經說法三五年間天地萬物無所不曉九節玄功一一  
領會知超生了死易如反掌嘆世人不肯求耳再說山東  
萊州府卽墨縣小河村一人姓羊名蘇家業萬貫四旬無  
子因此深以爲憂偶遇至人指點君欲求子非大陰功不

能羊公聞言拜謝自此廣行方便勝積陰德行之數年不  
怠值有觀音古佛悉知其情奏明 上帝遂命天罡星臨  
凡以光門第是於大明天啟元年正月十三日子時誕生  
六歲送學讀書派名衍澤字純仁生而穎異過目不忘十  
九歲登崇禎丙子進士未及放榜適逢李闖犯闕眾皆逃  
散後至大清順治定鼎徵書召見欲拜爲官因雙親年老  
告乞終養待其親沒廬墓守制孝心純篤復又感動觀音  
點化指醒迷途點破來因也是他靈根不昧遂卽皈依欲  
棄凡塵隨師而往師曰爾功德却欠暫難超脫予且授五



字經文聊作登堂以盡人事待其義精仁熟自有高人引  
爾入室方能超凡入聖遂把家業付與書童照理遨遊入  
方普結善緣遊至燕京西北天地山朝謁御廟早有順治  
待候於此羊公一見不勝歡喜乃稽手而言曰聞得主公  
棄位逃禪高遷覺路弟子仰慕已久今日相遇實是天緣  
望吾師莫棄庸愚懇祈攜帶帝曰君夙願未了塵緣尙多  
此時正當竭力濟世而建功勳豈可預於安逸知君已受  
五字真經儘可爲煙酒者戒還不能與性命者修予再將  
無字妙訣八字靈文逐一傳授君務要大地遨遊逢人勸

化若遇塵緣未了者傳以五字爲體八字爲用使其暫修  
人道若遇靈根深厚者授以無字爲道八字爲法令其脫  
然高超暫開今時之法門以助三期之普度待其龍華盛  
會之日那時三天共慶諸佛齊肩也不愧我等出世一場  
矣羊公曰誨我諄諄弟子不覺恍然大悟惟恨外王內聖  
之學未得全聞望師教我帝曰君旣謙遜聽予冒言相告  
順治爺展笑容春風陣陣 予妄將修身學敬述原因  
因我等性光明未昧方寸 纔能得把世事真假攸分  
人旣生天地間當立根本 求克己而復禮正心修身



讀詩書當造其聖賢學問 學問道豈有他惟求放心  
遵五倫體八德人道性盡 存三畏懷九思性養心存  
視與聽言和動時刻謹慎 凡處事已不欲勿施於人  
久久的涵養到人慾淨盡 大而化之謂聖聖化謂神  
修天爵務要是光俗和混 勝似那棄塵凡隱身山林  
常言道市井中何妨大隱 身雖然居於塵不染於塵  
苟非是圖衣食歲月胡混 修行者本當該利物濟人  
天宮內雖極樂無道難進 德不修學不講怎登金門  
凡莫說享天福無窮無盡 大丈夫行仁義莫問來因

羊公聽了順治者篇言語自覺心胸開朗法門高增遂合  
掌稱善又賦一律云

朝山拜頂到天台幸遇至人道悟開五字真經非正訣  
三家妙用是良才蒙君甘露人間洒授我蓮花火裡栽  
自此方歸神仙境不須踏雪再尋梅

吟罷彼此告別到處隨緣勸化明戒煙酒暗修性命後來  
以作理門之祖再表世祖康熙八年帝奉國太懿旨以巡  
狩爲名暗訪先帝踪跡駕至金山進香謁廟眾僧朝參諸  
事已畢帝前後流覽見一僧人坐于厨下自言自語居然



不拜帝怪而問之那僧見問便仰天大笑而答曰我名叫  
八叉我頭聚三花自幼別妻子適意是雲霞只因嬰兒小  
未曾還故家說罷又笑帝以爲癲故不加罪及返駕回京  
覆命國太太后一聞是言不覺怒而言曰

老太后聞此言怒氣昂昂 未開言淚先落說短道長  
你就沒聽他人俗語言講 天地間最聰明無如帝王  
你既然奉天運江山執掌 是爲何凡遇事不加思量  
你也該細揣摩八叉字樣 將二字合一處仔細端詳  
明明的遇你父金山寺上 你竟能當面錯空走一場

有本后若不念母子恩廣 我定然行廢立另選明王  
康熙爺聞此言魂魄俱喪 跪塵埃連叩首哀懇皇娘  
望太后高抬手把兒原諒 兒情願上金山再走一場  
老太君含着悲令暫休養 我豈肯因此事混亂朝綱  
念先帝本欲待勅爾再往 未三年再出京有碍典章  
只要你存孝道念念不忘 文武臣選忠良替代何妨  
康熙爺遵太后寬心且放 從今後爲兒的自有主張  
母子們在皇宮暫且不講 金山寺再明明修道君王  
且說太祖功課之暇聊覺悶倦散步間遊偶至深林但見



松竹茂盛黃鸝鳴樹而百轉芝蘭馨香粉蝶採花而雙飛  
見幾對採藥童子聽了些作歌逸人不覺逸興勃勃遂口  
占一絕云

鳥語鶯歌處處聞白猿梅鹿走紛紛青松翠柳遮紅日  
錦樹琪花繞碧雲

○吟聲方歇忽聽有人贊曰佳作也帝回顧左右四望杳  
然及尋至幽崖處便見一人骨格清秀鬚髮半蒼端坐  
畔靜觀水流帝侍立多時那人並不舉首心甚異之乃言  
曰水有義道勇法正察志化之德

事出家語夫子與  
子貢論水之入德是故

君子見必觀焉那人一聞此言便肅然而起乃秉手而言  
曰心有存視而不見真有眼如盲也此人姓孫名奇逢  
字啟泰道號鍾元先生保定容城人十七歲登天啟丙戌  
進士後居親喪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原本慨然以聖人  
爲可學因明紀鼎革清代繼立太祖聞其賢徵書屢下堅  
辭不應遂携家薊門聲華早著從遊如雲其學以慎獨爲  
宗以天理爲要涵養日遠自強不息接人無論貴賤少長  
各得其道性樂山水故來於斯二人相見各無隱諱俱道  
生平帝曰久聞先生盛德未得侍教左右今雖相見恨其



晚也孫子答曰昔武王剪商夷齊恥食周粟則盡節于首陽予乃偷生之輩遜夷齊遠矣何足道哉帝曰夷齊殉身盡節也先生守身持節也行雖有異其趣則一事能得當卽是完人何必以生死拘泥君旣抱道負仁何不立千秋之業垂萬世之功空老林泉草木同朽可不惜哉答曰君言固然但予生於末世迫於斯時君親遭危亡之辱妻子受流離之患寧忍背君親捐妻子而受他人之榮乎且芝蘭生於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爲榮枯而改節總有掛印封侯之舉志豈可奪帝曰君言誤矣功

業二字其意甚廣不獨安邦定國致君澤民人爵之修更有集義施仁樂善不倦天爵之舉一旦功行圓滿先往齊超地府拔宅共赴瑤鄉不受五行之尅得享萬劫之樂與天地同老與日月並明與四時合序與鬼神合吉凶豈能與數十年電光之榮所比予已棄四海之富九五之尊豈肯慙愚與君以作世之驅使予所言者修性了命入聖超凡耳答曰君言却是盡善盡美奈予讀遍孔孟之書斯道未聞記載更兼佛老之學先儒厯厯相關意欲相從恐於聖道有碍帝曰君雖讀書萬卷身被青紫但一字心傳有



欠理會答曰請試言之帝曰自古伏羲天縱至聖觀天  
法地會明此理見盈天地間之理卽吾心之理天地循環  
卽人生死遂一畫開端以示後人伏羲畫一畫其心傳也  
嗣後堯舜禹湯執中執其心傳也文王敬止武王敬勝周  
公始終一敬敬其心傳也孔子贊易而傳伏羲之一刪書  
而傳堯舜禹湯之中文武周公之敬故曰一以貫之顏子  
克己曾子省身子思致中和孟子求放心又皆得孔子之  
心傳也孟子沒心傳雖失聖人之心猶在恨無人以傳之  
又千有餘年濂溪周子應運而生主靜以立極得孔孟心

傳之正河南二程受學於門每令教尋孔顏樂處當知所  
樂者何事二程被其指悟故明道定性伊川致知後有張  
子正蒙邵子經世惟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直揭孔顏曾孟  
之心傳而使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傳不絕於天  
下矣文雖繁衍無非一也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  
得一以聖老子抱元守一釋迦萬法歸一孔子執中貫一  
三教聖人皆同一也名著經垂訓厯厯可考先生獨言未  
聞豈不悞之深乎君當三思

尊先生莫厭聞襟懷且展 予把那性命理敬陳一番



性與命卽陰陽一氣流轉  
因動靜一生二二復生三  
混沌後陰陽理未得明顯  
自伏羲心靈慧察地觀天  
觀天文察地理遠近取遍  
取萬物法天地一畫開端  
奈後人一字義識之者鮮  
把真詮直昧了千有餘年  
後待至陶唐氏接續道闡  
主一字執其中爲大則天  
有虞氏紹道統時雍於變  
授夏禹十六字精一之傳  
大禹王接心法舜將位禪  
遇人慾惡旨酒而好善言  
商成湯雖逆取聖脈未斬  
德日新以自警刻銘于盤  
又延至周文王克勤克儉  
純其德敬止於天理之間

囚姜里懷悲憫周易敬演  
把伏羲先天卦逐一加添  
或上下或旁左遞加一遍  
遂加成六十四卦屬後天  
恐後人不明白一字真面  
直揭出陰陽理性命根源  
先天體後天用體用變化  
以坎離代乾坤方位倒顛  
震巽離兌覓坎互相交感  
雖然是喪東北幸得西南  
此雖是後天學內藏修煉  
若參破僅可以入聖超凡  
奈易理盡被那假儒所亂  
你一解我一註失去真詮  
使元亨與利貞齊把跡斂  
把真義全失了徒知卜占  
那人聽到這裡不覺鼓掌稱奇說予自負書讀萬卷學富



五車得步青雲之路不受白眼之加那知山高還有天水  
深莫若海真天下之義理無窮一人之知識有限望君垂  
憐再開覺路帝曰

君既然樂于聞潛心細想 周易理入卦圖仔細推詳  
乾用九坤用六是何言講 離代乾坎代坤又是何方  
震歸東兌向西是何景象 艮東北坤西南真意怎詳  
孫某曰經外不可談天夏蟲難以語冰僕有耳不聰願聽  
先生教誨罷

先後天顛倒顯陽消陰長

嘆世人昧造化多主死

惟至仁心不忍安樂獨享 著經典作後人修行憑章  
乾爲天性剛健純陽之象 此乃是進陽火行健用剛  
奈九陽居健初剛氣太旺 火候大不能用龍故潛藏  
離爲火火心虛內含陰象 與乾坤配剛柔以陰育陽  
陰孤了不能生陽孤不長 故所以離中陰去助乾陽  
坤爲地性柔順純陰之象 此乃是運陰符萬物收藏  
只因爲太柔順不能主掌 得坎陽來贊化雖柔必剛  
艮東北屬三陽陽極則喪 坤西南屬三陰陰極生陽  
這名爲西南得東北則喪 震巽離兌覓坎調和陰陽



陰陽交水火濟生死在掌

這就是神仙術成聖妙方

孔夫子贊周易一言包廣

總而言道本是一陰一陽

雖道聽與途說望君原諒

爲闡道亦不怕貽笑大方

君如若不見棄攜手同往

作一對道遙侶地久天長

孫子答曰君乃富有四海貴爲天子更兼學貫古今才邁

天人尙且甘心樂此況予一介寒儒才劣學疏而且耄年

將至恐無能爲矣帝曰君只知人道主順乃自幼而老尙

不明仙道主逆能返老還童予有一律頗作明證詩曰

既破浮生夢不眞塵緣掃蕩志更新休教兩鬢虧紅日

務使一心傲白雲莫畏衰殘難煅煉還能抽換益精神

尼山曾許朝聞道肯設虛言勸世人

孫子聽的這篇議論只覺義投氣合佩服已極真正是孔

子杏壇論道佛祖現身說法直令懦夫立志頑石點頭遂

亦以律答之

解識先生是丈夫義同天地德何孤迷途路向靈山指

苦海人從覺岸呼早把丹丸成舍利好將易理破壺盧

惟期道範常親炙好使新吾革故吾

吟罷乃曰意欲相從切恐貴賤不稱有辱名教帝曰是何



言也聖門原不羞貧賤况先生乃先朝鴻儒今代完人若肯爲伍豈不更與野人生色遂引見禪師收錄門下後道成之日著留傳薪要語行世於同朝道光二年從祀孔子再說世祖康熙只從被太后責斥之後耿耿在懷待其國務之暇復又出京路無他往直至金山參謁已畢卽問入又安在方丈回奏並無此人天子心中自思說先皇旣然歛跡焉有不隱諱之理亦不追究駐蹕廟內暗裡尋訪是夜鐘鼓無聲萬籟俱寂帝獨步月下徘徊院中但覺秋香撲面金風侵人正然寂寞情生忽聞歌聲遽至

回頭好回頭好世事將來一筆掃紅塵地裡任君忙我心清靜無煩惱終日貪何日了只嫌家中財帛少分明傀儡綫牽纏綫斷之時身跌倒無常到無大小不要金銀不要寶不分貴賤與王侯年年多少埋荒草看看紅日落西山不覺鷄鳴天又曉急回頭莫說早三歲孩童易得老財高北斗富千箱孽債隨身怎麼了勸世人回頭好持齋念佛終身寶看來名利一場空不如回頭爲善好

歌罷帝尋聲而來至僅後禪院松栢亭中見一破衲老僧



倚松望月遂借月色細觀卽前之入父也忙跪伏塵埃連呼太上那僧良久便徐徐而言曰天子巡狩乃是正典但此處野寺荒山何有諸侯居之帝曰自離膝下昊天難忘罪出不孝使太皇隱遁還荒致失定省之禮朝夕之供兒尙如此何以垂治天下願太皇以綱紀爲重返駕回京以安宗廟答曰爾言固然但人各有志豈可奪乎昔嚴光辭爵而垂釣許由牽牛以洗耳崇節高風霽霽尙存富貴者未聞而稱焉本不與爾相見念其至誠朕志久決勿復乃爾帝曰太皇旣然適意見臣豈敢相強自古父作子

是正論父旣適此兒亦從之不更美乎答曰爾果如此眞孝子也但此事爲父不敢自主必須請命禪師自有定論正值禪師升殿爲父代爲通啟僧聞其言卽請相見旣而奏曰禪門小術招隱先皇幸蒙陛下度量寬宏不卽見罪實屬萬幸豈敢再乎帝曰朕雖不才頗通今古禪師西坐容朕道來

康熙爺開笑言殷勤細稟 老禪師容寡人細說分明  
朕雖然不讀書禮義頗懂 天與地君親師五大恩情  
天之覆地之載洪恩最重 養育恩水土情最重非輕



四大恩皆不小苦難遠承 故所以求法師道傳長生  
論求道古帝王原有明証 軒轅皇爲大道三訪廣成  
持齋戒浴身體禮甚恭敬 未入山先叩首膝行崆峒  
周文王東海濱子牙聘請 臣坐輦君拉繯身背絨繩  
漢張良三進履忍耐心性 心意誠纔感動黃氏石公  
授大道佐漢高除秦苛政 大功成急勇退隨師修行  
這些人因得道保全性命 那一個不是從由卑而成  
爲王的我豈敢自專自用 挾富貴慢師長把道看輕  
行說着伏坐前百叩禮頂 老禪師見此情大展笑容

僧曰父子繼美鳳毛堪稱但道雖一體用須經權有能隱  
于山林的有當居于朝市的隱顯得當進退合宜方爲行  
道適中不然則陷于幽谷入于歧途且慢說超凡入聖人  
道能不虧乎且先皇仗太后之德陛下之賢故而位讓九  
五隱身山林貧僧方敢屈納如陛下者上有終身未完之  
恩下有後世不就之業欲效太皇之爲大與道理有碍願  
陛下察之帝曰嘉言明訓敢不恪遵當可當否惟命是從  
僧曰容物納諫聖君所爲心旣投合道又同風貧僧猶有  
鄙俗之論敬于主公陳之



萬歲爺容僧人揚眉吐氣 把前朝與後代向君細陳  
是爲何帝與王勝稱堯舜 無非是依道德至聖至仁  
以天下爲一家人慾淨盡 以萬物爲一體天地之心  
將大任擇賢交親疏不論 惟所願普天下抱道守仁  
後世人被其澤感戴不禁 當王者封其墟蔭其子孫  
夏禹王義傳子大明方寸 受二帝傳薪法其仁可親  
商成湯雖逆取天應人順 放夏桀于南巢惟德日新  
周武王始誅紂仁德未泯 訪微子繼絕世奉祀于殷  
有二帝與三王各得心印 故所以不失爲明王聖人

後延至春秋作天理滅盡 縱人慾行篡奪弑父弑君  
後世人取天下奉爲標準 奪其位逐其党滅其子孫  
把天理與人情置之不問 文明世竟翻成黑暗乾坤  
天地間失中和五氣不順 因此纔少善良多產佞人  
亂極治否極泰鴻鈞轉運 至而今正當出救世聖君  
有貪僧纔敢闡大道妙品 污濁世更變成和平光陰  
這名爲先天道還原返本 紹禹庭十六字君臣傳薪  
道原來有次序先後定論 欲治國先齊家最要修身  
窮其理造其命以至性盡 事理通性命立萬脉歸根



外希王內希聖內外精進 人慾淨天理純返樸歸真  
再加之烹煉工渣滓淘盡 脫凡體現法身便是真人  
道雖然無二傳當審世運 逢盛世傳朝市否隱山林  
春秋時道不行孔子歸隱 在杏壇作春秋筆誅亂臣  
道自有其中樂曲肱而枕 故所以把富貴視如浮雲  
顏子淵受大道不爲窮困 以簞食以瓢飲甘心樂貧  
周文王遭不幸羑里囚禁 抱大道演先天至德稱云  
自古來行道者多受磨困 貽後世作美談流芳萬春  
道最高又最美俗人難論 故下士聞修道大笑胡云

望陛下務須要時刻謹慎 道成時超宗祖還蔭子孫  
且說天子本來學貫古今惜乎未聞心傳之要一聞此言  
不覺恍然大悟方知堯舜周孔之顯老子釋迦之隱義合  
爲一若得一字真傳不惟能齊家治國更能超凡入聖外  
王內聖之學今始聞其方略矣前者因被假儒所誤讀書  
只知尋章摘句惟能下筆作文不求口授心傳焉能超生  
了死今雖得聞恨其晚也切恐白駒過隙歲不我留三寸  
氣斷悔無及矣趁今韶光未老良緣相投不亦急于求教  
更待何時說罷跪伏座前切切懇懇僧見意出至誠命暫



請起勅整供儀神前傳授帝受道謝恩遽爾上稟乃曰得  
沐洪恩幸歸覺路朕雖生於斯世寔與成周同輒欲將斯  
道公諸天下使萬物皆被化育大地盡沾風光不知可乎  
僧曰善哉斯言也怎奈天命有在非人不傳非時不示久  
欲普傳但時未至何又兼歷刼冤緣尙未尋報今代正當  
分明故天錫國號曰清更有難測之論略向陛下言之君  
父子相繼亦非偶然乃天數之所定預作普渡之標榜亦  
蔭後世之子孫天機大事不敢預洩君當自揣更有國家  
重務關係非輕此處不可久待惟恐搢亂眾心帝曰謹受

教又曰既災門牆更慕丰彩久聞老師先朝鴻儒詩成一  
家敢索金玉以作銘箴僧曰虛名浮傳更兼久疏筆墨既  
蒙見愛權且塗抹說着便濡墨展箋一揮而就詩曰  
乾坤夫婦話茫茫道總一陰共一陽詩首國風求淑女  
麟經正月載春王時逢七夕知玄妙節到隆冬視卷藏  
欲學聖賢窮造化中庸三十悟三章

既而又囑曰道高謗興德修誹來前程保重須防半途愼  
之愼之帝聞言感慨流連嚙嚙臨別口占一絕而往  
多少愚人謗好修神仙與爾有何仇可憐斯道空千古



竟惹尼山嘆莫由

一段落分明詞意嚴正通書大義皆從天道易理中來使  
假儒外道直無下口之處其問飾以雅論詩歌終以絕  
句歸宿真羣

書中錚錚者

精一子評



